

官场现形记
(中)

中國古典名著全集

官场现形记

【中】

清·李宝嘉/著

远方出版社

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

却说贾臬司听了相士当面骂他的话，愤愤而归。到了次日，一心想把相士提到衙中，将他重重的惩处一番，以泄心头之恨。但是一件，昨日忘却讯问，这相士姓甚名谁，票子上不好写，而且连他摆摊的地方，地名亦不晓得，更不能凭空拿人。想了半天，只好搁手，然而心上总不免生气。齐巧这日，有起上控案件，他老人家正在火头上，立刻坐堂，亲自提问。这上控的人姓孔，乃是山东曲阜人氏。他父亲一向在归德府做买卖，因为归德府奉了上头的公事，要在本地开一个中学堂，款项无出，就向生意人硬捐。这姓孔的父亲，只开得一个小小布店，本钱不过一千多吊。不料府大人定要派他每年捐三百吊。他一爿小铺，如何捐得起？府大人见他不肯，便说他有意抗捐，立刻将他锁押起来。他的儿子东也求人，西也求人，想求府大人将他父亲释放。府大人道：“如要释放他父亲，也甚容易。除每年捐钱三百吊之外，另外叫他再捐二千吊，立刻缴进来，为修理衙署之费。”他儿子一时那里拿得出许多。府大人便将他父亲打了二百手心，一百嘴巴，打完之后，仍押班房。尚算留情，未曾打得屁股。儿子急了，只得到省上控。

贾臬司正是一天怒气无可发泄，把呈子大约看了一遍，便拍着惊堂骂道：“天底下的百姓刁，到你们河南也没有再刁的了。开学堂是奉上谕的，原是替你们地方上培植人材，多捐两个，有什么要紧，也值得上控？这一点事情都要上控，我这个臬台，只好替你们白忙的了。”姓孔的儿子说道：“小的本来不敢到大人

这里来上控的，实在被本府大人逼的没有法儿，所以只得来求大人伸冤。”贾臬台道：“混帐！自己抗了捐不算，还敢上控。你们河南人真正不是好东西！”姓孔的儿子道：“小的是山东袁州府曲阜县人，是在河南做生意的。老圣人传下来我们姓孔的人，虽然各省都有，然而小的实实在在不是河南人。”贾臬台见他顶嘴，犹如火上加油，那气格外来的大，拍着惊堂木连连骂道：“放屁！胡说！就是你们孔家门里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”姓孔的儿子道：“大人，你这话怎么讲？你老读谁的书？你长大了，姓孔的没有好人，还有老圣人呢！怎么连他老人家都忘记了？”贾臬台被他这一顶，立时顿口无言，面孔涨得绯红。歇了一会，又骂道：“你有多大胆子，敢同本司顶撞。替我打，打他个藐视官长、咆哮公堂。”两旁差役吆喝一声，正待动手。姓孔的儿子一站就起，嘴里说道：“大人打不得，打不得。”一头说，一头往外就走。贾臬台气的要再发作，他背后有个老管家，还是跟着老太太当年赔嫁过来的，凡遇贾臬台审案，老太太都命他在旁监视，设如贾臬台要打人，他说不打，贾臬台便不敢打，真是他的话，犹如母命一般。如今他见贾臬台要打姓孔的儿子，他知道是打错了，便把主人的袖子一拉道：“这个人打不得，打错了。老太太要说话的。”贾臬台听了老管家的话，立刻站起来答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回头叫差役把姓孔的儿子拉回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依本司的意思，定要办你个罪名。是我老太太吩咐，念你是生意人，不懂得规矩，暂且饶你一次，二次不可。下去！”姓孔的儿子道：“到底小的告的状大人准与不准？”贾臬台道：“下去候批。大正月里，我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同你讲话。”姓孔的儿子无奈，退了下去。值当的门上回道：“河南府解来的那起谋杀亲夫一案的人证，是去年腊月二十四都解齐了，犯人寄在监里，人证住在店里。老爷当初原说是就审的，如今一个年一过，又是多少天了，大家都望老爷早点把案断开，好等那些见证回去。乡下的人是耽误不起的。”

贾臬台道：“我一年到头，只有封了印空两天，你们还不叫我闲，什么要紧事情就等不及。你们晓得我这两天里头，又要过年，又要拜客，那有一天空。我做官也算得做得勤的了。今天还是大年初五，就要不等开印，我就出来问案，尚说我耽误百姓。你们这些人，良心是什么做的？况且大年初五，就要问案，也要取个吉利，怎么就叫我问这奸情案呢？你们叫我问，我偏不问。退堂，明天审。”

到了明天便是新年初六，他老人家饭后无事，吩咐把河南府解到的谋杀亲夫一案提来过堂，霎时，男、女两犯及全案人证统统提到。他老人家便坐大堂，一一点名，先问原告，再问见证，然后提审奸夫，一齐录有口供，都与县里所供的不相上下。贾臬台审了半天，也审不出一毫道理。来告状的是本夫的侄儿，这奸夫就是本夫的姑表兄弟，算起来是表叔同表嫂通奸。后来陡起不良，将本夫用药毒死，被他亲侄儿看见，举发到官。县官亲临检验，填明尸格，委系服毒身亡。随把邻佑、奸妇提案审问。奸妇熬刑不过，供出奸情。然后补提奸夫，一见人证俱齐，晓得赖不到那里，亦就招认不讳。当时由县拟定罪名，叠成案卷，送府过堂，转道解省。当时本县出了这种案件，问明之后，照例先行，申详各宪。所以人犯尚未解省，臬司衙门早经得知。贾臬台一见是谋杀亲夫的重案，恐怕本县审得容有不实不尽，所以格外关心，预先传谕，一俟此案解到，定须亲自过堂。又因受了老太太的教训，说是臬司乃刑名总汇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，所以虽在封印期内，向例不理刑名，他以堂堂臬司，却依旧逐日升堂理事，也算是他的好处。

闲话休提。单说他的本意，自因恐怕案中容有冤情，所以定要亲自提讯，及至问过原告、见证、奸夫，都是照实直陈，没有翻动，他心上闷闷不乐，便叫把奸妇提上堂来。这奸妇年纪不过二十岁，虽然是蓬首垢面，然而模样却是生的标致，一双水汪汪

的眼睛，更为勾魂摄魄。贾臬台见了这种女人，虽不至魂不守舍，然而坐在上头，就觉得有点摇晃起来。自知不妙，赶紧收了一收神，照例问了几句口供。他老人家是奉过老太太教训的，道是女人最重的是名节，最要紧的是脸面。如今公堂之上，站了许多书差，还有许多看审的人，叫他一个年轻妇女，如何说得出来。况且这通奸事情，也不是冠冕堂皇可以说的。想罢，便吩咐把女人带进花厅细问。当下选了一个白胡子的书办，四个年老的差役，跟了进去，其余的都留在外面。

贾臬台走进花厅，就在坑上盘膝打坐，叫人把女人带到坑前跪下。贾臬台又叫他仰起头来，贾臬台的脸，正对准了女子的脸。看了一回，先说得一声道：“看你的模样，也不像是个谋杀人的。”女人一听这话，正中下怀，连忙喊了一声：“大人冤枉。”贾臬台道：“本司这里不比别的衙门。你若是真有冤枉，不妨照实的诉；倘若没有冤枉，也决计瞒不过我的眼睛。但你从实招来，可以救你的地方，本司没有不成全你的。平时我们老太太常常叫我买些鲤鱼、乌龟、甲鱼、黄鳝，到黄河里放生。那有好好一个人，无缘无故，拿他大切八块的道理呢？你快说。”女人一见大人如此慈悲，自然乐得反供，便说道：“小女人自从十六岁上嫁了这个死的男人，到今年已经第五个年头了，咱两口子再要好是没有的。到上年九月，他犯了伤寒病，请城里南街上张先生来家替他看，谁知他的药吃错了，第二天他就跳了辫子了。青天大人，你想咱们年纪轻轻的夫妻，生生被他拆开，你说，我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？”说罢，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。贾臬台瞧着，也觉得伤心。停了一会问道：“庸医杀人，亦是有的，怎么他们咬定是你毒死的呢？”女人道：“小女人的男人被张先生看死了，小妇人自然不答应，闹到姓张的家里，叫他还我的丈夫，他被小女子缠不过，他不说是他把药下错了，倒说是小女子毒死的。我的青天大人，他这话可就坑死了小女人了。”贾臬台听了点头叹

息。又问道：“这姓张的医生同来没有？”书办回道：“点单上张大纯就是他，刚才大人已经问过了。”贾臬台道：“刚才他跟着大众上来，说的话都是一样，我却没有仔细问他。如今看起来，倒是这里头顶要紧的一个人了。你们去把他提来，等我再细细问他一问。”

差役从命，立时出去把张大纯带了进来，就跪在女人旁边。贾臬台问了名姓，复问：“死者究竟身犯何症？”张大纯道：“犯的是伤寒症，一起手病在太阳经，职员下的是‘桂枝汤’。大人明见，这‘桂枝汤’是职员远祖仲景先生传下来的秘方。自从汉朝到今日，也不知医好了多少人。不瞒大人说，不是职员家学渊源，寻常悬壶行道的人，像这种方子，他们肚里就没有的。”贾臬台道：“我不来考查你的学问，要你多嘴！”张大纯不敢做声。贾臬台又问道：“你看过几次？”张大纯道：“职员只看过一次，以为这帖药下去，一定见效的。谁知后来说是死了，职员正在疑心，倒说他女人找到职员家里，要职员赔他的男人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女人插嘴道：“你看一次病，要人家二十四吊钱，挂号要钱，过桥要钱，还不好生替人家看，把病人吃死了，怎么不问你要人呢？”贾臬台道：“看病用不了这许多钱。”女人道：“大人你不知道，咱那里的先生，都是些黑良心的。随常的先生，起码要四吊钱一回，这位张先生与众不同，看一回，要二十四吊。每到一个人家，进了大门，多走一重院子，要加倍四十八吊。他住城南，咱住城北，他穿城走过，要走两道吊桥，每一顶桥加二吊。大人，你说他的良心可狠不狠？”贾臬台道：“从前，我到过上海，上海的先生有个把心狠的，是有这许多名目。你们河南地方，不至于如此，像这么要起钱来，不要绝子绝孙吗？”女人道：“可不是呢。”贾臬台又对张大纯道：“多要少要，我也不来问你。但是你怎么晓得是服毒死的？”张大纯道：“职员被这女人缠不过，职员说：‘你的男人吃了我的药，只会好，不会死的。论不定吃了

别人的药了。’他说没有，职员不相信，赶到他家，定要看看死人是个什么样子。那时他男人尚未盛殓，被职员这一看，可就看出破绽来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贾臬台连忙拦住道：“不用说了，你这些话刚才都说过了，还不是同大家一样的。你的话也不能为凭。”张大纯着急道：“县主大老爷验过尸，验出来是毒死的。毒死的同病死的，差着天悬地隔呢。”贾臬台发狠道：“不管他是毒死是病死，你们做医生的，人家有了危急的病来请教到你，你总不该应同人家狠命的要钱。古人说：‘医生有割股之心。’你们这些医生，恨不得把人家的肉割下来，送到你嘴里方好，真正好良心。”言罢，喝令左右：“替我把他拉下去，发首县，等到事情完结之后，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，做个榜样。”左右一声答应，登时张大纯颈脖子上拿了链子拉着送到祥符县去了。

医生去后，贾臬台重新再问女人，女人咬定一口：“男人是病死，不是毒死。这个侄儿想家当，抢过继。家当想不到手，所以勾通了张大纯，同衙门里的人串成一气，陷害小女人的。县里大老爷，被他们蒙住了，所以拿小女人屈打成招。我的青天大人，再不替小女人伸冤，小女人没有活命了。”贾臬台听了，点头不语，翻出原卷看了一回，问道：“谋杀一层搁在后头。我且问你，你同你男人的表弟通奸，可有此事？”女人道：“王家表弟，同小女人的男人，生来是不对的，咱们家里他并不常来，面长面短，小女人还不认得，那里与他通奸？这话可屈死小女人了。”贾臬台听了微微的一笑道：“通奸原不是要紧事情，律例上是没有死罪的。你怕的那一门？现在堂上并没有别人，不妨慢慢的同我讲。”女人仍是低头无语。贾臬台道：“现在我索性把值堂书差一概指使出去，省得你害羞不肯说。”说罢，便叫书差退至廊下。此时花厅之内，只有贾臬台一位、犯妇一口，贾臬台道：“如今这屋里没有人了，你可以从实招了。”女人还是不说，时时抬头偷眼瞧着大人。只见大人闭目凝神，坐在炕上。此时女人跪

在地下，见大人如此举动，丝毫摸不着头脑，以为大人转了甚么念头。无奈他只是闭着眼睛出神，颇有庄敬之容，而无猥亵之意。停了一会，但听得大人吩咐道：“你快招啊！这屋里没有人，还有什么话说不得的。”女人心上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乐得翻案、翻供到底，看他将奈我何？瞧他的样子，决计没有什么苦给我吃的。”主意想好，仍一口咬定，是人家设了圈套陷害他的。贾臬台问来问去，依然一句口供没有。贾臬台发急道：“我现在还没问你谋杀，你连通奸的事情都不肯认，你这人也不懂得好歹了，唉！这总怪本司不能以德化人，所以地方上生了你这个刁妇。现在说不得，只好惊动我们的老太太了。我们这老太太至诚所感，人不忍欺。等你一见了我们老太太，那时不打自招，不愁你不认。”说罢，便起身从炕上走了下来，行近女人身旁，卷卷袖子，要去拉女人的膀子。谁知贾臬台是安徽人，所说的话慢些还可以懂，若是说快了，倒有一大半不能明白。所以女人听了半天，他这一篇话，只听清老太太三个字，其余的，一概是糊里糊涂。忽然看见大人下来拉他的膀子，不晓得是什么事情，陡然吃了一惊。在贾臬台的意思，是要拉他到上房里去，请老太太审问。女人不知道，反疑大人有了什么意思了，一时不得主意，蹲在地下，大人要他站起，他便不站起。贾臬台见了拉他不起，便用两只手去拖他。女人一时情急，随口喊了一声：“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样子！”谁知这一喊，惊动了廊下书差，不知道里面什么事情，还当是大人呼唤他们，立刻三步做两步，闯了进来，一看大人正在地下，拿两只手拉着女人不放哩。大家见此情形，均吃一惊，连忙退去不迭。贾臬台一见女人不肯跟到上房，听老太太审问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立刻放手，回到炕上坐下，骂道：“像你这种贱人，真正少有。我们老太太如此仁德，你还怕见他的面，你这人还可以造就吗？这种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本司也决计不来顾恋你了。”说罢，喊一声“人来”，书差踉跄奔进，贾臬台吩咐：“把

女人交给发审委员老爷们去问，限他们尽今天出问口供。”众人遵命，立刻带了女人出去。贾臬台方才退堂。

刚刚回到上房，老太太问道：“今天有什么事情？坐堂坐得如此之久。”贾臬台躬身回了一遍。老太太道：“这些事情，你们男人问他，他如何肯说。把他叫上来，等我问给你看，包你不消费事，统统都招出来了。”贾臬台道：“儿子的意思也是如此，无奈他不肯上来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你领他上来，他自然不肯。等我唤老妈去叫他，也不用一个衙役。他是个女人，不会逃到那里去的。”说完，吩咐一个贴身老妈出去提人。这老妈姓费，跟着老太太也有四十多年了，满衙门的丫环、仆妇，都归他总管，合衙门上下，都称他为费大娘。宅门以外，三小子茶房、把门的差役人等，都尊他为总管奶奶。这总管奶奶传出话来，没有一个不奉命如神的。而且老太太时常提问案件，大家亦都见惯，不以为奇。凡经老太太提讯过的人，无论什么人，有罪都可以改成无罪，十起当中，总要平反八九起。此番这女人听说老太太派人提他到上房，他心上还不得主意。一应差役官媒人等，都朝他恭喜，齐说：“我们这位老太太，是慈悲不过的。到了他手里，你就有了活命了。快快跟着总管奶奶上去罢。”女人至此，喜出望外，登时跟着到了上房。见了老太太，跪下磕头。其时老太太坐在上房中间上首一张椅子上，贾臬台站在后头，替老太太捶背，还不时过来倒茶装水烟。老太太当下问了女人几句话，还没有问到奸情，女人已在地下极口呼冤，老太太听了，点头复叹一口气说道：“蚊蝼尚且贪生，为人岂不惜命。死的我亦不去管他了，现在活活的，要拿你大切八块，虽说皇上家的王法应该如此，但是有一线可以救得你的地方，在我手里决计不来要你命的。”说罢，回转头来对儿子说道：“你做官总要记好我一句话，叫做‘救生不救死’，死者不可复生，活的总得想法替他开脱。”贾臬台连忙走过来答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又跪下谢叩老太太的教训，起

来站立一旁。然后老太太又细细盘问女人，无奈仍然连连呼冤，一句口供没有。老太太发急道：“无论什么人，到我这里，没有不说真话的。我现在有恩典给你，想是你还不知道。费妈，你把他带到厢房里，叫大厨房做碗面给他吃，你们好好开导开导他。”费太娘领命，把女人带下，两个人在厢房里，咕唧了好一回。一霎点心吃过，费娘仍带他到老太太跟前。老太太又拿他盘问了半天，无奈女人总不肯吐真言。气的老太太喘病发作，连连咳嗽不止，急的贾泉台忙跑到老太太身后，又捶了一回背，方渐渐的平复下来。只听得老太太气喘吁吁的说道：“我从小到大，没有见过你这样牛性子的人。我好意开导你，你不说，我也不要你说了。等我晚上佛菩萨面前上了香，我把你的事情，统通告诉了佛菩萨，到那时候，自然神差鬼使的，叫你说，不怕你不说。”老太太还要说下去，无奈又咳了起来，霎时间喘成一堆。贾泉台只好叫人仍旧把女人带出去，交给发审老爷们审问，自己在上房伺候老太太，把老太太搀进上房，睡了一会，亦就好了。贾泉台方才把心放下，出来吃晚饭。

刚刚坐定，人报大少爷进来，他这位大少爷，是前年赈捐便宜的时候，报捐分省知府。就在劝捐案内，得了个异常劳绩，保了个免补本班，以道员补用，并加三品衔。少爷的意思，一心只羡慕二品顶戴，要想戴个红顶子。又因他这个道台，虽然是候补班，将来归部制签，保不定要拿那一省，况且到省之后，还要候补，一省之中，候补道台论不定只有一缺半缺，若非化了大本钱，到京里走门路，就是候补一辈子，也不会得实缺的。他的主意，再牢靠没有，虽然道台核准了已一年有余，他却一直不引见，不到省，仍旧在老子任上当少爷，吃现成饭，静候机缘。这天因在电报局得了电报，说是郑州底下黄河又开了口子，蔓延十余州、县，一片汪洋，尽成泽国。至于劝捐办赈，自有借此营生的一般大善士钻着去办。他一心一意却想靠老人家的面子，弄一

个河工上总办当当。一来办工办料，老大可以赚两个钱；二来合龙之后，一个异常劳绩，又是稳的。已经做了道台，虽然官阶无可再保，但求保一个送部引见，下来发一道上谕，某人发往某省，就变成做“特旨道”。至于二品顶戴，赛如自家荷包里的东西，更不消多虑了。河工上赚的银子，水里来，水里去，就拿他到京里，拜上两个老师，再走走老公的路子，放一个缺也在掌握之中。所以黄河决口，百姓遭殃，却是他升官发财的第一捷径。他即得了这个消息，连忙奔回衙门，告诉他老子，求他老子替他到河督跟前谋这个差使。贾臬台听了儿子的话，自然也是欢喜，说道：“既然郑州黄河决口，院上就要来知会的。”大少爷道：“刚刚来的电报，只怕此时已经送到院上去了。”话言未了，果然院上打发人来说：“郑州决口，灾区甚广，一切工程虽有河督担任，究竟是河南省治，是巡抚管辖的地方，所以抚台急急传见司、道，商议赈抚事宜。”贾臬台得信，立刻起身上院，会同各司、道一同进见。抚院大人接着，先把郑州来的电报，拿出来叫大众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近来二十多年，我们河南从没有开过这么大的口子，这是兄弟的运气不好，偏偏碰着了这倒楣的事情。”司、道一齐回道：“我们河南不比山东，山东自从丁宫保把河工揽在自己身上，倒被河督卸了一半干系。我们河南，却是责成河督，与大人并不相干。”抚院道：“担子在身上，有好有坏。开了口子就有处分，办起工程来，多少有点好处。如今归了河督，好处沾不到，只怕处分倒不能免的。为的是在你属下，总是你该管地方，怎么能够便宜你呢？如今不要说别的，十几处州、县，就有几十万灾民。我们河南是个苦地方，那里捐这许多钱去养活他们？兄弟头一个就捐不起。现在兄弟请你们诸公到此不为别事，先商量打个电报给上海的善堂董事，劝他们弄几个钱来做好事，将来奏出去，也有个交代。”司、道俱各称是。正说着，河督也有信来了，是咨照会衙电奏的事情。抚台道：“不用说来了，他

是不肯饶我的，一定要拿我拖在里头，好替他卸一半干系。我是早已看穿，彼此都不能免的。”便亲自动手，拟好复电，是彼此会衔电奏，并声明已经电托上海办捐官商筹赈抚，以顾自己的面子。河督那面亦声明，业已选派委员，驰赴上下游查勘形势，以便兴工筑堵。一面两个人并自行检举，又将决口地方员弁统通撤参，候旨惩处。这都是照例文章，不用细述。

过了一日，奉到电谕“以该督抚疏于防范，酿此巨灾，非寻常决口可比，河道总督、河南巡抚，均着革职留任；其他员弁，一概革职，戴罪自赎。还有几个枷号河干的。朝廷轸念灾民，发下内帑银二十万，着河南巡抚，遴选妥员，驰赴灾区，核实散放，毋任流离失所。所有此次工程浩大，仍着该督、抚督率在工员弁，不分日夜，设法防堵以期早日合龙”各等语。贾臬台得了这个消息，这日午后，便独自到抚台跟前，替儿子求谋河工上总办差使。抚台说道：“你老哥的世兄，还有什么说的，派了出去，兄弟再放心没有了。但是这个工程，须得河台作主，兄弟犯不着僭他的面子。因为我们河南比不得山东巡抚，可以拿得权的。既然是老哥嘱托，兄弟总竭力的，同河台去说就是了。”贾臬台替儿子谢过了栽培，退回本衙，告诉了大少爷。大少爷皱眉道：“这样说起来，恐防要漂。”贾臬台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大少爷道：“抚台作不得主，到了河台手里，一定要委他的私人，我们还有指望吗？”贾臬台道：“既然你怕抚台说话不中用，不如打个电报给周老夫子，等他打到电报出来，托托河台。里外有人帮忙，他总得顾这个面子。”

列位看官，你晓得贾臬台说的周老夫子是谁？原来就是现在军机大臣上的周中堂。贾臬台此番升臬台，进京陛见的时候，化了三千银子新拜的门，遇事很为关切，所以如今想到了他，要打电报给他，求助一臂之力。大少爷听了父亲的说话，一想这条门路果然不错，立刻拟好电报，亲自赶到电局里打报，省城里公事

忙，电报学生是一天到晚不得空的。大少爷特地打了一个加急的三等报，化了三倍报费，眼看着打了去，又托本局委员，私下传个电报给那边委员，此电送到，先打一个回电。不消一刻，那边回电过来，说周中堂不在宅中，电报局委员巴结大少爷，忙说一得回电，立刻就送过来。大少爷只得怅怅而归。

等到天黑，周中堂的回电来了，赶忙译出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“河南贾臬台：弟与某素无往来，前荐某丞未收。工程浩大，恐非某能胜任。世兄事当另图。”下面注着一个“隐”字，贾臬台父子便知是周中堂的别号了。贾臬台看过电报，无语，口中说道：“既然周老夫子如此吩咐，你权且等他几天，再作道理。”大少爷听了，并不答应，自己肚里打主意。寻思了好半天，忽然想出一个计策，急忙忙奔到自己书房。他虽是捐班出身，幸亏肚才还好，提了笔就写，登时写成功一封信。写完，自己又看了一遍，看他脸上甚是高兴，但不知这信是给谁的。看完之后，封入信封，填好了信面，忽又重新拆开，取了出来，又随便叠了一叠，套入信封里去。跟手往靴页子里一夹，怡然自得。当晚睡觉歇息无话。到了次日，见了父亲，也不说别的，但说：“今天爹爹上院，见着抚台，请出一声，到底托他的事情，河台那里可曾有过信去？倘若已经提过，无论事情成与不成，似乎应得前去禀见一趟。天下断没有坐在家可以得差使的。”贾臬台道：“你话不错。”这天上院见了抚台，未及开言，倒是抚台先提起，说：“世兄的事情，昨天兄弟已有信给河台了。听说河台这几天里头，就得动身到下游去踏看。世兄可以先去见他一回，就是工上的事情派不到，好歹总不会落空。”贾臬台听了，着实感激。回来同儿子说知。大少爷道：“只要抚台有过信，我去见他就有了底子了。”

这时候，河台已经驻扎上工，不能像从前整天闲着无事。大少爷就于这日饭后动身，坐的是自己的双套车，后头跟着行李

车，家人车，还有骡马一大群。在路不分日夜，兼程而进。这天到了工上，在河台行辕旁边一个相好朋友的下处暂且住下。这相好也是新委的河工差使，姓萧号二多，是个候选知府，乃是河台的红人，天天见着河台的。贾大少爷有了这条好内线，更可以显他的作用。先打听河台这两天还不动身，他并不着忙禀见，说在路上辛苦了，要养息两天，方能出门。后来倒是萧知府关切说：“你既然来了，应该先去见他老人家一面。这两天各省投效的人，一天总有好几起来禀见，都是大帽子的信。你再不去，将来好差使都被人家占了去，你就没有指望了。”贾大少爷道：“你别替我着急，我来虽来了，然而心上懊悔的了不得，这一回很不该来，很应该先在省里听听消息再来。”萧知府道：“省城里有什么消息？”贾大少爷道：“省城里有什么消息，怕的是京里有什么事情，他老人家倘若有点风吹草动，我们这个大局就有变动。所以兄弟甚是懊悔，早知如此，实实在在不该来的。”萧知府说：“难道你得了什么确实信息不成？”贾大少爷道：“真实信息虽然没有，然而终究不妥。知己之间，我也不用瞒你。就是我动身那一天，动身之后不到三个时辰，老人家接到京城省一封信，立刻派了三匹马一路追了下来，要迫我回去。老哥，你想兄弟是何等性子躁的人，上了路，白天晚上那里歇一歇，三步路并做两步走，一口气赶到这里。我刚下车，他的马也赶到了。我看了信，真正把我气的了不得。早知如此，我不会顿在省里候信，何必定要吃这一趟辛苦呢？所以我这两天不去上院，为的是等等信息再说。老哥，你不问我，亦不便告诉你，好在你也并非外人，告诉了你也不要紧。”萧知府听了，赛如顶上打了个闷雷一样，楞了好半天，才说道：“到底老大人接到京里那一个信？这个消息究竟确不确？”贾大少爷听说，也不答言，从自己枕箱里找了一回，找出一封信来，随手递与萧知府，说道：“我们自己人，这个你拿去瞧了就明白，只要你外头不提起，我们自己晓得就是了。”萧知府接到

手中一看，信上的字足有桃核大小，共只有三张信纸。信上说的话除寒暄之外，就说“令亲某人，拟改同知，分发河南。承嘱函托某人照拂。某办事不近人情，朝议咸薄其为人。仆前以舍亲某丞相属，至今亦未位置。令亲事容代缓图”各等语。萧知府看了，意思似乎不甚明白，又翻来倒去的看。贾大少爷忙解说与他听道：“这是军机大臣周中堂给老人家的信，老人家是周中堂的门生。这件事情还是三个月前托他的，想不到如今才接到他老人家的回信。这信上的事情，虽与兄弟毫不相干，然而照他这封信上，他老人家同河帅意思着实有点不对。他写这封回信的时候，黄河尚没有开口子。如今出了这个岔子，我们私底下讲讲不妨，若照这封信上，河帅的事情恐怕不妙。所以老人家一得这封信，就要追我回去，叫我不要来。我所以到了这里，一直不去见他就是这个缘故。”

萧知府听了心上老大不高兴，然而他是河台的红人，更比别人休戚相关，听了那有不着急的。贾大少爷虽然再三嘱咐他不要提起，他见了河台一心想献殷勤，难保不露出一言半语。齐巧这两日河台接到军机大臣上字寄，屡奉严旨切责，说他“调度乖方，办理不善。若不克期合拢，定降严谴”各语。河台自奉到这些谕旨，正在茶饭无心，走投无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再听了萧知府传来的话，焉有不关心之理？当向萧知府详细追问，萧知府也只得详细无隐，把贾大少爷的话说了一遍，又把周中堂的信大略念了一遍。河督听了，尤为毛发悚然，一想：“事情不妙，保不定这几天之内里头，还要动我的手。”想来想去，一筹莫展，只得与萧知府商量，又问他：“周中堂与贾臬台是个什么交情？抚台曾有信给我，说贾臬台的世兄，如何老练，要我派他总办差使。何以他来了，一直不来见我？”萧知府见问，只得把贾臬台拜门的一节说明，又说：“若照周中堂的信看起来，他二人的交情很不浅。至于贾道虽然来了几天，却因为路上感冒，所以一直

还没有上来禀见。”河台又想了半天，说道：“若论工上的差使，总得熟手才可以委，现在说不得了，一来要看周中堂的份上，二则抚台又有过信来。好在下游地方很大，一个人也顾不来。贾某人现已来了，不如先招他添土，给他一个下游总办，将来里头的事，就托他老人家，帮着疏通疏通。”萧知府连称是，又说：“卑府下去，就叫贾道府来禀见。”河台道：“他既然在路上感冒，不妨叫他多养息两天，再来见我。河工上风大，吹着不是玩的。你去把我的话传谕给他，我这里不妨先下札子，叫他请两天假就是了。”萧知府唯唯领命。一到下处，立刻把这话告诉贾大少爷。贾大少爷听了，自然欢喜，心上想道：“他如今可上了我的当了。”未到天黑，札子已经送来。贾大少爷差使既已到手，病也没有了。并不请假，第二天便赴河督行辕禀见谢委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